

霓裳續譜

上

胡適題

Songs from Moon
(Ni-Shang-Hsu-P'u)

I

by

Wang Chieh-t'ang

TH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422 FULIN ROAD, SHIH LIN
TAIPEI, FORMOSA, CHINA**

霓裳續譜

下

胡適題

Songs from Moon
(Ni-Shang-Hsu-P'u)

II

by

Wang Chieh-t'ang

TH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壬子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莊嚴題端



**FOLKLORE
AND
FOLKLITERATURE SERIES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AND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A part of THE ORIENTAL BOOKS)**

Editor: Professor Lou Tsu-k'uang

Foreword by

Prof. Wolfram Eberhard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扉頁說明

扉頁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插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遠。

古越袁子匡謹識

五九年三月

劉半農先生遺墨

(本書序文之一面)

東坡書懷素自叙格

序

前幾年，聽說衣萍先生要重印霓裳續譜，我覺得非常高興。因為這部書實在不容易找，找到了價錢也很貴，若要我到一部印得清二楚二的，更是難之又難。如能重印數千部行世，加以衣萍先生的精心校訂，那就是種：困難都可以消除，種：缺憾都可以彌補，這不是文藝界的一個好消息麼？

我之所以喜歡這一部書，因為中間色有許多很好的民間文藝作品。所謂色有，就是說，有一部分是，並不完全是。王楷堂自序裏說，其曲詞或從諸傳

重刊霓裳續譜序

章衣萍君來信云擬重刊霓裳續譜，囑寫小序，已經有半年多了，我答應了，卻老是寫不出，這裏自然可以有好些口實，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對於民歌的意見有點動搖，不，或者不如說是轉變了。我從前對於民歌的價值是極端的信仰與尊重，現在雖然不會輕視，但有點兒懷疑了，假如序文必須是擁護的或喝采的，那麼我恐怕實在已經是失去做序的資格了。可是話雖如此，日前的成約卻總難以取消，所以還只好來寫，即使是在戲臺裏叫的是倒好也罷。

我最初知道霓裳續譜是聽常維鈞君說的，我所有的一部也是承他替我代買來的，仔細想起來，似乎連書價也還沒有還他，這已經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時大家熱心於采集歌謠，見了這種集子，心裏非常快活，因為一則得到歌謠比較研究的資料，二則發見采集事業的伴侶，所以特別感着一種浪漫的珍重。不久鄭振鐸君的白雪遺音選也出來了，我們知道這

類名著已有了兩種，霓裳成於一七九五，白雪成於一八〇四，相差只有九年，霓裳序上說明所集的大都是北京像姑們所唱的小調，白雪因爲選本很可惜地沒有抄錄原序，關於地方和性質等不能知悉。而且鄭選本又聲明有本猥褻的情歌不能收入，彷彿更覺得有點缺陷，及至汪靜之君的續選出現，兩集共選三百四十多首，已及全書之半，裏邊的精華差不多可以說是都在這裏了，我把白雪遺音選正續編看了一遍，又將霓裳續譜找出來一翻之後，好像有魔鬼誘惑似地有一縷不虔敬的懷疑之黑雲慢慢地在心裏飄揚起來，慢慢地結成形體，成爲英國好立得教授（W. R. Halliday）在所著民俗研究序上的一句話，「歐洲民間故事的研究，主要地，雖非全然地，是一個文學史上的研究。」別的且不管，總之在中國的民歌研究上，這句話即使不能奉爲規律，也是極應注意的，特別是在對付文獻上的材料的時候。這個疑心既然起來，我以前對於這些民謠所感覺的浪漫的美不免要走動了，然而她們的真與其真的美或者因此可以看見一點，那也說不定的。

美國庚彌耳教授（F. B. Cummings）論英國敘事的民歌，力主集團的起源說，那種活靈活

現的說法固然不很能佩服，但是以這種民歌爲最古的詩，而且認爲是純粹民間的創作，我以前原是贊同的。回過頭來看中國筆錄的民歌集如上述二書，卻感到有些不同，似乎純粹的程度更差得多，證以好立得的話尤爲顯然。好立得對於英國敘事的民歌之價值且很懷疑，在論現代希臘的贊美歌的序文裏說：（Folklore Studies Preface X—XIII）

「我的結論是說民俗中的遺跡是無年代地久遠這種假說，十中之九是無根據的。我在民俗學雜誌三十四卷曾經說過，此後有機會時想詳細申言，我相信歐洲民間故事的研究，主票地雖非全然地，是一個文學史上的研究。……卻耳得教授的英蘇敘事民歌的大著也指示出同一的方向。民間文學，民間歌謠與風習的大部分的確是由遺跡合成，但這大都是前代高級社會的文學與學問之遺跡，而不是民衆自己的創造。

我並不想和安諾德一同吃虧，他得到克耳（M.P.Ker）的非難，因為他誹謗敘事民歌的傑作，併且從民衆詩神的最壞的作品裏不公平地選出例子來證明他的批評。但同時我相信，我們如用了絕對的詩的標準來看，民間詩歌之美的價值總是被計算得過高，或者大抵由

於感情作用的緣故。人家忘記了這件事，有些傑作乃是偶然而且希有的，這多麼少而且難，只要通讀卻耳德的一卷，即可使沒有成見的人完全相信。現代希臘民歌之過被稱讚亦不下於別國的敘事民歌。這裏邊確有一兩篇很好的浪漫的詩，有些敘山寨生活的詩也有好的動人的情節，但是，像一切民間藝術一樣，無論這是文學是錦繡或是什麼，總括看來總禁不起仔細的審察。

據我所知道，民間的講故事或說書都是很是因襲的技藝。這裏邊的新奇大抵在於陳舊的事件或陳舊的詩句之重排改造。這好像是用了兒童的積木玩具搭房屋。那些重排改造平常又並不是故意的，卻是由於疏忽，所謂聯想這非論理的心理作用常引起一件事或一句成語，這照理本來都屬別處的。……民間詩歌的即興，在我所見到的說來，同樣地全在於將因襲的陳言很巧妙地接合起來，這與真詩人的真創作來比較，正如我們早年照了詩學梯階（Gradus and Parnassum）而謫出來的一樣，相去很遠。要證明通行的曲說，說一件大藝術品可以是一個羣衆或委員會的出產品，這是心理學地困難的事，至於真有價值的民間文

藝品之集團的撰作說，乾脆地說來，那在我看來簡直是夢話罷了。」

好立得的話或者有許多人要聽了不喜歡，這個暫且不管，只是引用一部分來考察剛纔所說的民歌集，我相信是很有好些用處的。霓裳白雪的詩我恐怕她的來源不在桑間濮上，而是花間草堂，不，或者且說太平陽春之間罷。霓裳續譜編者王楷堂的序裏也曾說起，「余竊惟漢魏以來，由樂府變爲歌行，由歌行變爲詞曲，歐蘇辛柳而外，花間得其韻，實甫得其情，竹塢得其清華，草堂得其樸茂，逮近代之臨川文長云亭大石笠翁悔菴諸公，緣情刻羽，皆足豐其喜怒哀樂之懷，其詞精警，其趣悠長。」這並不是書獃子妄發不相干的議論，來填湊序文，實在是他感覺到這個淵源，不過他還不能切實地知道，這些「優伶口技之餘」老實不客氣地乃卽是這赫赫世家的末流而已。我猜想集中詩歌的來源可以有兩類：其一是文人的作品，其中又有真的好詩，不過當然極少，不知有無百分之一，以及巧妙地或不巧妙地將陳言重排而成的韻文。其二是優伶自己的作品，其中也可以分類如上文。至於是否含有確由集團創造，直表民衆真心的作品在內，那是我所不能知道的事。本來文人與

優伶也何嘗不是民衆呢，但他們到底還是個人，而且文人的思想爲士大夫階級所限，優伶不准應試，其思想卻也逃不出士大夫階級的羈絆，到了文字方面尤甚，所以文人的與優伶的文學差不多就無分別，都成爲某一種的因襲了。我以前覺得中國自大夫帥以至於庶人幾乎人生觀全是一致，很以爲奇，隨後看出人生觀全是士大夫階級的，（恐與西洋的所謂布耳喬亞有殊，故恕不引用新名詞，）而一樣地通行於農工商，又極以爲怪，現在這纔明白了，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中國民衆就一直沿用上一階級的思想，併保留一點前一時期的遺跡。這個問題怕得拉開去，我現在只在民歌——前代集錄的兩部民歌上來看，很感到上面所述的情形之的確。可是，說到這裏話又已脫了線，因爲這又拉了民歌去說明社會情形，而我的本意只想就文學範圍來談談罷了。據我現在的意見，這類民歌集，即舉覽裳續譜爲例，我們第一要緊是當作文學去研究或賞鑒，不要離開了文學史的根據而過分地估價，特別是憑了一時的感情作用。我把她認作小令套數的支流之通俗化，便是把她從詩歌的祖母這把高椅上拉了下來，硬派作詞曲的孫女兒，坐在小凳子上，我曉得一定有人很不滿意

，或認爲反動的議論亦未可知，不過我相信在她文辭情意的因襲上很有明顯的形跡可見，只要請精通詞曲小令的人細加考校當可知其真相，我不過是一名苦力小工，把地面耙平一點，至於正式的建築，還得等候這方面的專家的明教。後前創造社的一位先生說過，中國近來的新文學運動等等都只是浪漫主義的發揮，歌謠研究亦是其一。大家當時大爲民衆民族等觀念所陶醉，故對於這一面的東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揚，或因反抗舊說而反撥地發揮，一切估價就自然難免有些過當，不過這在過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者可以說是當然的初步，到了現在卻似乎應該更進一步，多少加重一點客觀的態度，冷靜地來探討或賞玩這些事情了。我在上邊把霓裳續譜說了一大套，彷彿真是替衣萍在臺房裏倒唱采似的，其實自然不是，我只說明這類民歌，不真是民衆的創作，她的次序，不是在文學史之首而是其末，至於其固有的價值原不因此而有所減卻，這是我所要聲明的。霓裳續譜出版在白雪遺音之前，雖然現在還沒有那麼名貴，但也總是不甚易得了，衣萍這同加以整理，重刊行世，確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這集子裏頗有不少的好詩，可以和白雪比較，其次這些

重刊霓裳續譜序

八

都是北京像姑們所唱的小曲，而其歌詞又似多出文人手筆，其名字雖無可考，很令人想起旗亭畫壁時的風俗，假如有人蒐集這類材料，作文學史的研究，考察詩歌與倡優的關係，也是很有價值的工作，其重要或未必下於年號氏族等的研究歟。

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於北平，豈明。

劉序

前幾年，聽說衣萍先生要重印霓裳續譜，我覺得非常高興。因為這部書實在不容易找，找到了價錢也很貴，若要找到一部印得清清楚楚的，更是難之又難。如能重印數千部行世，加以衣萍先生的精心校訂，那就是種種困難都可以消除，種種缺憾都可以彌補，這不是文藝界的一個好消息麼？

我之所以喜歡這一部書，因為中間包有許多很好的民間文藝作品。所謂包有，就是說：有一部分是，並不完全是。王楷堂自序裏說：『其曲詞或從諸傳奇析出，或撰自名公鉅卿，逮諸騷客，下至衢巷之語，市井之談，靡不畢具。』可見其中本有文人學士的作品存在。至於卷首所載乾隆五十四年萬壽典的歌曲十八葉，那是道地的廟堂文藝，與民間文藝更不相干。

就其中真正的民間文藝而論，的確有如葛蘭坡跋語中所說：『如天籟之自鳴而止，』可